



崔清獻公全錄叙



菊坡公吾鄉先民史稱晚出番禺屹
然有大臣風竟與唐張文獻公異
齊名予少知慕之而喜見其行之狀
於門人李文溪者後讀本傳而知其
狀之未備及觀宋立齋先生校增公

言行錄又知雖傳亦不能備公也公
平生以博大概純之學而勵之以嚴
霜烈日之操故清明在躬日底深造
而不可量以朝著則蹇諤以郡縣員
字牧以刑憲則風采識者已以經濟
望之及選撫淮也力阻和議大備內

修遂截然長城淮左金人不敢深入
以蜀變而推帥也至則叛者帖然首
睦將帥凡拊循儲積捍蔽之敷張无
弘且要全蜀之命脉精神遂倍二虜
不敢窺西和蜀人比祠於忠定清獻
爲三賢及歸而鄉郡驚變於摧鋒登

俾一諭羅拜遂遁噫公何脩而得此
哉文文山一代偉人獨稱公德之盛
跨映一代則知士之無本徒欲乘幾
會智術以取耀於一時者難矣而世
之多公者每以不屑相位一事爲重
至稱爲千載一人又推其隱意比之
叔盼然公自撫蜀乞祠終於禮書不
赴者已在茂陵之世理宗之立蓋儻
成於后相一時之奸謀與魯宣覩見
喋兄血而就之者不同端平之傾心
延竚雖在彌遠既死之後然帝之多
愆如貞魏極一時之賢皆不能久於

其位宋至是爲何時且一艾不畜而
七年之病尚可活耶觀公素以末路
結果語其弟臨終又戒子姪以勿仕
則其沉幾以自信者不待他推其意
而已巍然如泰山之重矣若徒區區
以不屑跬步相位爲公榮者其末也
哉是錄哀狀傳言行而蓋以新得者
爲較全余久得之於蒲圻胡大參廷
獻凡入瀕入京復廣不離筭今至韻
始出與教官吳誠楊昱輩校之而付
邵憲副煉梓以廣傳蓋以公非但可
師於吾之一鄉而已也

嘉靖十三年龍集甲午孟春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瓊山唐胄書

...

...

...

...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目錄

卷之一

言行錄

言行錄序

黎貞序

劉履序

余鼎序

宋端儀序

言行錄上

卷之二

言行錄中

卷之三

言行錄下

行狀門人李昂英撰

宋史列傳

續通鑑綱目

卷之四

奏劄一

第三次辭免秘書少監

辭免兼國史檢討官

辭免秘書少監乞赴宣幕

秘書少監乞補外

辭免除秘書監

再辭免除秘書監

辭免除兼太子侍講

辭免除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

同修撰

辭免除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

使

辭免除四川制置使

四川制置乞祠

辭免召赴行在

奏劄二

辭免禮部尚書

再辭免禮部尚書

第三次辭免除禮部尚書

第四次辭免除禮部尚書

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

使

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再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

卷之六

奏劄三

辭免除煥章閣學士

辭免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

再辭免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

辭免徽猷閣學士

乞守本官致仕

辭免召赴行在

奏暫領經畧安撫使知廣州印乞除官代

奏乞謀帥為代

申山前事宜併牒彭提刑節制諸軍隨宜
調遣就行督捕事

奏盜賊寧息乞賜除代

申彭提刑管提舶之功

申石運判李運判黃提舉之功

辭免除參知政事

卷之七

奏劄四

再辭免參知政事

第三次辭免參知政事

第四次辭免參知政事

第五次辭免參知政事

第六次辭免參知政事

第七次辭免參知政事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宮觀

辭免特授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第

一詔奏狀

第二詔趣行辭免奏狀

卷之八

遺文

四川制帥手帖

付吳統制

又蒙鈞染

御寶實封樞密院劄

舉通判宋詡知循州劄

與循州宋守書

又

仙遊鄭氏家塾記跋

重建東嶽行宮記

歐陽氏山墳記

寄增邑宰

遺詩

送時漕大卿淮西檢法

壽李參政壁

壽邕州趙守

張進武善風鑑謂予豸骨日聳早晚入臺

求詩贈之

題吉水龜潭李氏仁壽堂

送聶侍郎子述

揚州官滿辭后土題玉立亭

嘉定甲戌正月以金部郎分闈東淮正當
金虜奔巢南奔之時人不願往以君命
不敢辭首尾五年而不得代戊寅臘月
以少蓬召而病且衰矣自知不堪世用
決意南歸舟次豫章三疏丐閑而不得
請幡然東下艤棹南康重湖閣夜夢人
告之曰死於廬山之下覺而識其事并
以小詩謝山神

送索校書赴湖州別駕

柴秘書分符章貢同舍餞別用蔡君謨世

間萬事皆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之句
分韻賦詩得世字

陳秘書分符星渚同舍餞別用杜甫老手
便劇郡之句分韻賦詩得老字

危大著出守潮陽同舍餞別用杜工部北
風隨爽氣南斗近文星分韻賦詩得北
字

張秘書分符星渚同舍餞別用山谷晚風
池蓮香度曉日宮槐影西分韻賦詩得
晚字

李太著赴豫章別駕同舍錢別用杜工部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之句分韻賦
詩得天字

嘉定庚辰正月二日楊尚書率同年團拜
于西湖因為遊湖之集適湖水四合乘
興鑿冰泛舟如所約也杜侍郎賦詩和
之

答李侍郎嘉定庚辰冬之官成都至城外
驛侍郎亦赴鎮常得相遇于道惠詩答
之

寄黃州趙別駕庚辰入蜀舟次黃岡適趙
倅奇夫公檄行邊不遇以詩寄之

送魏秘書赴召

送夔門丁帥赴召

送成嘉父

送范漕赴召

壽轉運使趙公汝燧

送洪楊岩赴班

君疇班引後宰古田滿成趨京時文溪以

宗正少卿召入極力引薦君疇自六院

卷之九

宸翰

入臺文溪力也後以言事去國嘉定甲申以禮部尚書得請便道還家作此詩

制詔宣賜夏藥

轉朝散大夫進封開國子加食邑

宣賜夏藥

宣賜臘藥

轉朝請大夫

宣賜臘藥

四川制置乞祠不允詔

辭免召赴行在不允詔

辭免禮部尚書不允詔

除禮部尚書

轉朝議大夫

理宗御劄一

其三

其五

其七

贈挽上

其二

其四

其六

文類

宋文

與崔菊坡尚書書

又公六

家大酉書公文集端

其四

克齋游公侶跋公齋房大書

洪平齋書贊及跋

跋崔丞相二帖

文天祥

酌文劉克莊

跋文集後李肖龍

元文

常祭祝版

廟樂辭龔煥文

祠堂詩序何成子

跋崔清獻公七劄十三疏後李習

跋崔清獻公洪文忠公帖牟巖

奉祠祝文嗣孫繼相

卷之十

贈挽下

文類

國朝文

脩墓記 梁昇

記菊坡大字 馬愉

崔清獻公祠堂記 蔡璉

重脩祠堂記 曾榮

贊 黃諫

跋劔閣祠後 陳獻章

跋重建東嶽行宮記 甘鏞

紀祠堂興廢之由 五世孫子遜

紀名公挽祭詩文 八世孫曉

詩類

宋詩

贈公平叛卒 戴石屏 挽詩三首 劉克莊

元詩

唐律 吳桂發 唐律 陳黃裳

唐律 翟龕 唐律 羅天與

唐律 潘昇 唐律 何芝鳳

唐律 黃甲登 古律 蘇順孫

樂府 陵濟國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目錄終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一

言行錄

言行錄序

黎貞序

隱士廣東新會人洪武戊寅撰

易稱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故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孟軻氏以為百世師范景仁跬步宰相不屑就司馬公以為天下勇雖未至於聖亦曠古之獨行間世之偉人也夫功名權利為眾所趨雖郎署之微斗升之粟垂死猶戀戀而不忍捨矧位至將相祿至萬鍾得為而不為一斷

之以義非冠天下之勇百世之師者能如是乎有
宋丞相崔清獻公其人也功成身退棄相位如脫
屣輕富貴如浮雲真二公之等倚沂清風于千載
之上矣予嘗稽古今仕宦而至將相者非難唯善
行其道者為難其始進功名顯赫者非難其終退
從容以義者為尤難今觀公出處進以道退以義
可謂善始善終信乎天不虛生斯人也始由太學
進士尹新城一作邕州循良之政慈惠之教已洽乎
民心矣憲廣右帥淮蜀侍講春官經畧嶺南嘉謨
讜論竒功偉績素播乎遠近矣舉賢薦能若遊侶

洪咨夔魏了翁李庭芝家大酉三十餘輩各以道
德功名表表于世大體立而規模遠矣桑梓英俊
若李昂英楊汪中吳純臣溫若春出自門下因公
獎拔皆至顯宦體國奉公不以避嫌而蔽賢矣逮
自蜀致政歸老五羊上之春禮愈隆虛相位以召
公蒲輪几杖中使絡繹而公竟不一動豈無謂歟
禮七十致仕公踰年八十血氣已衰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深得進退存亡之義也或曰姜子牙八十
應文王之遇而起郭子儀八十赴德宗之命不違
人臣之義死生以之豈以衰憊而忽於事君哉余

曰君子觀時而動商季之時紂之惡浮于桀民苦
霍政如坐塗炭文武切於救民太公出而輔之一
戎衣而天下定唐祚中衰逆胡扇禍四海分崩令
公以雄才重望繫天下安危未嘗一日去位安得
以清獻公爲比哉公遇理宗上無失德朝多俊傑
然北鄙自南渡以來虎視江左百年強敵其間宰
相才識如李綱張浚將帥忠勇如張韓劉岳猶不
能挫其一毫之銳况下於數公者乎其蟠根錯節
雖有賁育之勇良平之智亦付之無如柰何公鼓
舞四十餘年智勇竭盡晚年辭位道之常也若復

強勉應命隨時浮沉不過胡廣馮道輩貪祿固寵
之常態耳何有補於事功哉端平己未冬即官蔡
節奏上曰崔某辭免已到未知幾時可來節奏崔
某年高地遠病日半之臣料未必能來蓋當時近
臣奏對若此則公之忠誠可見矣此余所謂公得進
退存亡之義者豈不信然嗚呼公之德業可謂至
矣史冊書之天下誦之子孫保之非私也公也非
幸也宜也故天愛公壽以八十餘而不衰君愛公
勤以七詔而不倦士愛公西山輦薦于朝咨夔輦
讚于傳民愛公祠于蜀之仙遊廟于廣之蒲澗是

豈智力之所能爲哉故公盡天之理以事天則天亦必盡天之理以報公也天與理其可必而可信乎公之子孫聯絡簪組貳百餘年至今猶繩繩揖揖如螽斯之盛是天固可必而理固可信也爲子孫者尤當善守家規翼翼以誠身兢兢以保業進脩不已善慶擴充必有出類拔萃繼承先志復秉鈞軸于今日矣公有文集值兵火不存公之五世孫子璩僅得一二用附于錄因出斯錄示古岡黎生貞生郡人也盥手恭讀再四感慨嗟嘆遂紀其實摘其要而書于卷末云

劉履序

刑部廣東司主事江西廬陵人永樂五年六月撰

宋嘉熙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觀文殿大學士廣東路經畧安撫使崔與之以疾薨年八十二贈太師謚清獻累爵南海郡公公自司法至學士累遷三十餘年而拜尚書與相凡七徵皆辭不起竟得請以學士致仕歸田里理宗高其風節大書菊坡二字賜其家無所有惟圖書白窗鷄而已公平生不事家人生業不尚浮華不愜聲色故歷仕四十七年而無疵可指其未仕也以經史文章綱常制度善惡得失明其學旣仕也以致君澤民經邦輔國

進賢退不肖爲已任既退也又以全歸爲已樂可謂明哲之士社稷之臣矣五世孫子璉輯公之政事文章德行薦擢出處暨夫君命臣對之辭名曰言行錄將鈔梓發公之潛德于後世求予考正訛舛序篇端余讀再四竊伏自念天生聖賢異於人其建德業立事功必有超於人何則見大電繞北斗樞星而生步大人之武而生見菖蒲發花而生及其生也所謂皆聖賢之事載諸史冊可考公之毋露坐有星墮懷妊而生公故公所行德業大異衆人良有以夫履竊方公之政事若張九齡文章若陸贄德行若婁師德薦紳若狄仁傑出處若張子房故公之仕歷三朝而聲譽益彰况乎君臣相遇爲難而力辭歸老爲尤難宜其祀於仙遊廟于蒲澗從祀於增邑之學宮而子孫相繼與言行錄永傳於百世百世之下仰清獻公之光感發興起而復公侯之始者則子璉輯是書功莫重焉孝莫大焉

余鼎序

翰林院脩撰星子人
永樂十四年八月撰

嶺海間離火明秀之氣發而爲竒木美石犀珠玳瑁翠羽之屬然未足以當之惟其網緼磅礴積之

彌久則英明偉特之材間世而出出則羽翼當朝
梁棟世道使天下後世誦其書景其行想見其人
於嶺海之表明秀之氣於是燁然見焉惟南海崔
伯胃氏偕其弟伯張持其六世祖清獻公言行錄
介予友戶科都給事中李公孟昭徵予序之竊惟
嶺南在唐有張曲江張曲江後三百餘年而宋有
余忠襄公忠襄公後百餘年而清獻繼出是三鉅
公與嶺海同其高深與日星相爲炳耀豈非所謂
天下後世之所想見者耶公於開禧嘉定中歷秘
書史館侍講東宮多所論建其帥淮東也繕治甲

兵備禦虜寇殫忠盡瘁筭無遺策其撫川蜀也推
誠心以綏士卒明尺律以整武備迄數歲而境內
帖然宋室無西顧之憂以公之可恃也尋還南海會
群盜猖獗公登城一麾而渠魁奔潰豈非公之德
化素孚於人乎時理宗注意宰輔屢屢勅召公寔
已衰憊不能遠道乃抗疏力辭懇切之情出于肺
腑然當時皆以端揆望公未嘗信其衰也未幾公
遂蓋棺而衆議定矣噫公之始終光明俊偉人謂
其有大臣風又謂其與張余二公異代齊名斯言
得之公之孫子至今以文獻相傳猶能繼述祖德

而不忘且蜀人以張忠定趙清獻偕公爲三賢祠于仙遊閣南海以公與張曲江祠于學宮然則公之聲光赫然於川嶺之間未嘗泯也豈無慕其流風餘韻而興起者乎覽是編者當肅容起敬

宋端儀序

廣東按察司提學僉事福建莆田人弘治十年六月撰

宋至寧宗末韃靼日彊金虜南徙而李全又叛附不特宋人立國錢塘僅僅支撐以免亡滅假使當時繼統正傳授明縱彼腥羶之氣逼人崛起之勢可畏而我之民彝物則固自若也柰之何黠后權臣相倚爲奸利子竑廢而理宗立旋又擠竑於死

地三綱淪人紀壞國之所仗以爲精神氣脉者至是蓋已斷喪無遺雖當時名士徃徃隨世以立功名大賢君子則有的知其不可而嘆息痛恨焉思欲完其名伸其道以求無忤於心而扶植倫紀者南康李公燔莆陽陳公憲與南海崔公與之輩沒齒不肯輕拜理宗除命其意固有所主然李公會露諸言論間人易得而知之陳崔二公則未嘗片言以著形迹是以淹淹二百餘年其事猶昧晦弗彰夫君子尚論古人因時以考其行據事以原其意張子房終始爲韓之心楊龜山始能得之勿謂

古人心術卒不可得而測也予初讀宋史陳公傳
揆公所以堅卧不起意實有在於茲來南乃得崔
公言行錄觀之蓋公嘉定末自蜀帥罷歸及寶慶
後帥湖南不起帥江西不起端平中再除吏部尚
書又不起值摧鋒軍士作亂薄廣城公登陴撫諭
朝廷聞之即家除帥公既平賊遂謝闕寄徒以不
忍鄉郡荼毒屢勉一出而帥臣六閱月俸給悉還
公帑已而叅除降麻前後辭免至二十疏雖祠祿
永錫亦不受此公微意之所寓也昔魯宣公爲弑
君者所立公弟叔胗非焉終其身不食凡祿與之
財則曰我足矣公之心其叔胗之心乎自古豈有
倫紀晦蝕之人而可與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者哉
按史理宗初立有鄧若水者不勝忠義激烈欲上
書請帝誅權臣讓國于近屬之賢者向使其策得
行公豈不爲衛武之九十八相文彥博之九十平
章以副當宁思賢之心以援四海將溺之民而樹
功名於晚歲耶惟其意有所主心有不安故其出
處之際確乎有定力而不可移焉近世評公者或
謂其清風高節或謂其洪度雅量或謂其知幾知
微要之皆淺哉乎其知公也他書載公有菊坡文

集與夫所謂嶺表便民榜海外澄清錄今皆亡失
子孫所傳寫不過辭榮章奏若誥勅答詔及遺文
詩歌一二而已又皆與言行錄參錯無倫緒予皆
畧爲之更定而并以其所知者增益焉因揣公心
事之微以自附於推見至隱之君子而庶正于有
道云爾

言行錄上

公諱與之字正子其先汴人紹熙庚戌補大學生
癸丑登進士乙科爲潯州司法再調淮西檢法格
知建昌軍新城縣通判邕州知賓州提點廣西路

刑獄兼提舉河渠常平事召除金部員外郎嘉定
甲戌以直寶謨閣帥淮東就任加龍圖閣將作監
太府少卿已卯冬召入除秘書監兼太子侍講庚
辰春擢權工部侍郎兼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四月
以煥章閣待制帥成都辛巳冬權四川宣撫使因
以爲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甲申丐祠以權禮
部尚書召力辭歸田里理宗登極除顯謨閣學士
起以湖南帥辭不赴遂除煥章閣學士提舉鴻慶
宮紹定己丑復除徽猷閣學士起以江西帥真其
便道趨朝又辭不赴乞致仕不許端平甲午除吏

部尚書不起拜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乙未三月以廣州軍變除廣東路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六月事定即召代拜叅知政事七辭不起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丙申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十三疏辭不許嘉熙戊戌始得請改觀文殿大學士宮觀如前己亥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與宰臣恩例十一月以疾薨年八十有二贈太師謚清獻累爵南海郡開國公母夫人羅氏露坐有星墮懷妊而生公幼名星郎及壯補上庠初參齋或夜夢有烏龍蜿蜒盆中翌旦公適至盥于盆聞者異之齋

太學觀齋碑

公蚤孤家貧刻苦向學讀書務通大義不事章句為文務得大體不事綴緝少僮儻有大志應接事物動有機警初任潯州法掾部使者巡按壓境驛治久地郡委督辦甚峻无無所取公命吏以茨易廨无覆之倉卒完集在淮西幕時王樞密當國有子豪奪僧寺田官吏無敢決其訟公直筆擬斷不為權勢屈王聞而壯之薦于朝由是諸臺交劾爭

致家集有謝王樞密啓

治新城以撫字寓之催科酌道里為信限悉蠲浮

費民輸直造庭下東廡交錢西廡給鈔未納無泛
比已納無泛追不事一箠而賦益辦前是編民以
後破家相踵公既去所以蠹役者民爭應恐後會
歲侵舉行荒政供億軍需無窘蹙峻迫扶邑境帖
然當路取其規畫下諸州縣做行之上其治行隸
見籍在內
陞擢狀

通判邕州未赴特旨與在內陞擢差遣公力辭竟
之本任識者高其有難進之風

倅邕未暮適賓州軍闕諸臺以公長於應變列辟
賓守其折姦萌不動聲色憲使揚公方為時名流

按部至賓見公處事識大體愛民有實惠期以經
濟事業諸郡邑獄訟久不決者悉歸之剖決如神

一道稱快遂特薦之

家集見謝
賓州志

守賓年餘除本路憲使誥云爾分符未久治有休聲
茲予命汝持節于本道豈徒為爾寵哉以爾習知
風土之宜則廣右之民有所未便及所願欲而不
得者皆可以罷行之公益自奮厲以為嶺右去天
遠甚官吏任情摧剝須澄清之視事日首榜所屬
明示要束吏姦民瘼纖悉畢載號令明肅觀者懼
焉以公擊搏不避權勢貪污之徒有望風解印綬

去者其榜一曰獄囚充斥之弊二曰鞠勘不法之弊三曰死囚冤枉之弊四曰贓物供攤之弊五曰戶長科役不均六曰弓手軍搔擾七曰催科泛追八曰緝捕生事九曰姦猾健訟十曰州縣病民等事後真守高惟肖廣舶趙汝楷見之服爲吏師梓行于世

家集

公道經連州時官民耆儒迎謁于州治將行因書曰有才者固難得苟無德以將之反爲累爾窮達自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州人以為名言刻于石

公爲廣西憲欲渡海決囚吏人云海濱有神最靈若欲渡海須預決於神不然鮮克有濟公曰海外諸州官吏不法久矣我欲爲民除害豈問神耶遂理舟渡海離岸方頃間風濤大作柁爲之折公亦不禱于神回舟整柁以行諸吏畏恐公乃就舟中陰禱於天須臾天色開霽風浪帖息及至海剋四郡貪黷吏數人自此官吏始知有國法不敢害民矣至今海外立公祠堂歲時祀公不絕亦公恤民一念上通于天故也廣人集公政迹爲嶺海澄清

錄

廣右境土荒奠四州又越海外昔者輶車按行之
所不到公應巡所部朝嵐晝暑星行露宿以葉舟
渡朱崖衝冒川途之險而弗顧自春徂冬徃反數
千里形容凋瘵鬢毛悉斑所至褰帷問俗導人使
言有條利害以告者必爲之罷行乃去幽枉之民
遮車而赴愬者駢肩索迹于道

集

嘉定七年金虜爲薙鞞所攻棄燕來汴李全復據
京東兩淮腹背受敵命公帥淮左陞辭首䟽以選
擇守將招集民兵爲第一事別䟽畧曰金虜垂亡
惟定規模以俟可乘之機最是要務山東新附置

之內地如拍一虎枕蛟急湏處置自古召外兵以集
事事成與不皆有後憂當來若欲招納合計爲兵
若干錢穀若何而倚辦爲農若干田牛若何而措
畫今既來之無以安之使飢餓於我土地及其陵
犯又無控御之術幾至稔禍事勢如此只得因病
處方無徒以受病之源歸咎既往乞下制司區處
要使命令一出帖耳退聽

集

守揚州登城臨眺形勢謂濠河陘陘褰裳可涉守
禦非宜乃度遠近準高下程廣狹量深淺爲圖請
于朝許之河面濶十有六丈底殺其半深五分廣

之一環繞三千五百四十一丈壕外餘三丈護以
旱溝又外三丈封積土以限淋淤又廣地七丈以
受土使與危堞不相陵復作業城五門爲月河總
百十七丈而南爲裏河又八十七丈西北曰堡城
寨周九里十六步相去餘二里屬以夾城如蜂腰
地所必守左右屯淺隘浚之槩如州城壕計七百
三十一丈且甃女牆以壯其勢外壕既深水勢趨
下市河涸不可舟有警芻餉難爲力又加深廣造
輿梁五經始于八年八月訖于九年九月工一百
一十五萬四百二十五費朝家緡錢三十四萬八

千七百五十六米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七州家

激犒爲緡錢五萬一千六百節縮有道勸懲有章

公私不以爲病

揚州重脩城壕記

公城外羊馬墻內環植柳樹官軍多以小枝應數
公出鎡賁將校募諸營選大如臂者培插長茂周
遭六萬一千五百餘株二三年後小者可爲薪大
可爲樅木留根四尺槎牙交錯禁限工具春至復

生

家集

揚州倉廩少且圯壞新糴無所放處公視北門內
舊柴場地於市河爲近鼎初倉廩十二座積粟充

裕家集

備禦之計入患兵少公獨以兵不在多在素練耳以諸軍分作三等教閱弩手以年力高強而善射者爲上挽踏施放合格者爲中餘爲下鎗手以身材及等仗而有膂力者爲上雖不及等仗而少壯善擊刺者爲中餘爲下騎兵則以人騎輕捷武技精熟爲高下先布陣勢縱橫來往用草棒相擊以習刀法或用包頭氈槍馳逐格刺以習槍法然後大走馬圓射用拒馬圍隔射堞至四十步施放三箭來往四遭精熟又加步數五日一赴州治教塲

閱習委幕僚督視籍中否優劣月終比較賞罰則親按激犒練習既久上等出等中等爲上下等爲中人皆可用戰則上等居前鋒中等佐之守則上等當衝要中等助之下等供戰守雜役遇敵戰勝賞亦有差仍下諸州縣屯戍一體行之由是淮東

軍聲大振家集

諸屯軍馬歲例九月後三十八日壓馬出城三十里回習爲文具公至始朔簽牌分寫八卦卦如探得乾字即令旗頭舉乾卦旗出北門將校率群騎視所向以往遇岡坡溝澗徑趨直前不令迂繞取道使

人馬相得遇險不備緩急可恃爲用

家集

淮東數百里皆夷曠惟滁州盱眙軍多山林方山石固山嘉輔礪崖高峙上有泉源公募民築五山寨累石爲城料簡丁壯選材力服衆者假以官資統之月差一百二十五人分布守望官支鎡四百一十貫米七十五石有警邊民悉家于中併力捍禦又慮姦民乘時剽掠以路鈐劉謀老成忠義用爲五寨都總轄鎮壓之

家集

淮郡有萬弩社公謂追襲邀擊騎射爲優遂請于朝乞於本路屬邑更勸萬馬社募淮民爲之縣額百人應募者閱試合格官助鞍轡錢二十千人復租稅三百畝平時散在田里緩急調用仍選材智出衆者統之

家集

浙東大飢流民渡淮求活以數千計公命僚屬於南門外籍口給錢米民得無飢亂以死無不感慕且請下朝行之兩淮端明洪公咨夔嘗有詩曰寨下人家益益春又推餘澤及流民慶州小范青州富合作先生社稷身

洪平齋文集

廟堂貽書欲主和議公荅曰古今未有無夷狄之中國而中國所恃以待夷狄者不過戰守和三事

而已唯能固守而後可以戰可以和權在我也守且不固遂易戰而為和權在彼也自大將屯重兵于山城孤絕之地而淮東守禦全勢因此大壞局面一差着着費力彼方得勢而我與和必遭屈辱况虜寇尚留吾境敵情多詐從違未足深信徒使軍情疑貳邊防縱弛必為所誤犬羊貪狼之性非其力屈未易和也今招信之寇雖未退而五山寨錯落相望邊民米麥盡數在砦野無所掠其勢只得攻青平山又復失利而去統制陳世雄等軍分頭頓兵關集山砦併力剿逐其勢必不能久駐又

淮陰之寇楚州已遣季先所部忠義人前去迎擊敗之更看事勢如何且如東海漣水為我所有山東歸順之徒為我所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為區處山東諸酋若為頓放蕭牆之禍必甚於顯吏和未可遽言也比因繆將喪師辱國憤恨俱廢寢食心氣大作委無精力可以應酬乞別差通敏者以任和議之責

集

虜哀小舟渡淮為官軍驚遁報至公曰虜性多詐強則示弱弱則示強今來衰殘恐我遣師故為虛喝耳遂移文成軍仰預行體探密作隄備以俟其

來併力剿殺母容一人一騎脫去後濱頭果告警
俘馘幾盡

集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一終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二

言行錄中

淮陰寶應滁州築城浚壕措置守禦官軍勞苦公
委官相視激賞費交予六萬貫悉自搏節那融不

請科降

集

楚州青河口寇所必趨無險可恃遇警敵於對岸
覘我軍虛實瞭然在目若乘虛伺困奔衝而來不
戰自潰公乃築城置戍可守可戰申請乞置副都
統于楚州以總內外之兵於是山陽淮陰如常山

蛇

集

盱眙屯重兵雖臨以大將而有外實內虛之勢公
白廟堂曰用兵如奕棋置子雖踈取勢欲接旁角
失勢腹心勝之今局面似少差使智者臨枰不過
急於求活萬一敵以疑兵牽制盱眙以勁兵由他
道而來則孤城隔絕于外將有腹背之憂豈能涉
遠相援乞移大將近裏以養威却於統制官中選
智勇可當一面者總戍山城蓋滁與盱眙距天長各
百三十里大將駐天長虎視四郊則臨機隨勢策
應出入變化不爲敵所窺而淮東脩禦之勢全矣

家

時廟堂以張皇爲戒公上劄言守邊以鎮靜爲先
以張皇爲戒古今之通論也然事勢有萌猶戒張
皇備禦未周徒爲鎮靜識者隱憂謀聞燕山已立
新主韃靼又復交攻山東乘虛寇之亦甚蹙迫然
且簽刷軍馬敷料糧草屯海州屯清河屯招信濠
梁此其意向可疑彼境之人皆言其垂涎歲費不
得欲以兵脅取豈容無備如滁州合整輯關隘以
爲障蔽盱眙合措置山砦以爲聲援楚州合經理
清河口守把淮口以爲控扼輪日教閱激作士氣
常時戒嚴以守爲戰非惟緩急不致誤事亦可集

事

家集

制司密遣劉瑋等渡淮攻泗州全軍敗覆公慮虜兵乘勝衝突亟遣強勇馬軍百騎星馳盱眙沿淮一帶巡哨官給鎧仗及紅綠白布馬衫各百領併諸色旗幟令其隨處換易晝夜往來莫測出沒或多或少或分或散遇平野則馳騁打圍移文州縣却稱分頭遣去五百騎巡邊又慮盱眙山城孤立積穀九萬餘石及鎮江揚州節次搬去攻守之具甚多亟選精銳軍三千人厚加激犒星夜馳去捍禦又慮朝廷憂顧以書馳報曰天長盱眙等處各已增戍雖無舟師已密令將在淮馬船牢守恐為羊皮軍所襲彼若車運小舟渡師即是送死可報東門之後彼若措置大舟亦非旬日可辦則備禦大畧已成倫序矣盱眙添到策應軍五千餘併收拾散亡共可及萬人內揚州撥去敢戰精銳二千八百人皆平時素練之士儘可為用事已至此只得隨機應之願寬懷抱

家集

泗州盧鼓推遣殺降旗軍七人送歸南岸告之曰盧元帥不殺降兵公謂我青面軍彼所忌也故設計誘之以離其心急其力耳即貽書劉都統曰官

軍渡淮攻戰自合奮不顧身今已降虜又復來歸
須從軍法以沮賊謀以固士心

家集

楚州武鋒敢勇旗軍王勝等一百餘人搶奪寨門
帶器甲逃去入射陽湖從者益衆公即下諸處牢
固守禦又慮蔓不可圖遣將官李椿齎旗榜往諭
之軍衆各稱揚州安撫恤軍愛民願聽招諭王勝懷
疑令溫富徙往招提寺別寨固守及降公摘王勝
溫富誅之餘悉蠲罪分隸諸戍

家集

公除秘監丐祠不許舟次池口得報江淮宣撫使
辟充參謀公謂除命在前辟命在後雖未被受然

已報行况今殘虜寇逸義當體國只合申審乞免
造朝以就宣幕遂移京口聽候指揮尋有旨令入
奏方回棹赴闕首奏臣自外來但知外患未息之
爲可憂致身內地始知內治未立之爲可慮蓋內
外之情不通最爲今日大患人才之進退言路之
通塞國勢之安危係焉用人必親其人聽言必行
其言事之巨細必有良規而後可以獨運事之利
害必有真見而後可以獨斷願於用人聽言之際
一付公論詔大臣首清中書之務力爲外禦之圖
延接諸賢參稽衆論允大施設大經畫合謀而參

訂之以求至當之歸奏

廷對劄子言立國之道在謹邊備以爲藩籬安人心以爲根本根本固則藩籬壯乞行下江淮制置司應淮郡尚有賊盜去處亟作措置務要綏靜俾民復業爲國強邊又乞契勘極邊曾經盜賊戎馬侵擾去處稍加寬恤去年殘欠且與開豁今年夏春或免或減等第施行務有以係其心寬其力不惟可以實邊緩急可以爲官軍聲援奏

又奏事功之不立由意嚮之不明意嚮之不明由規模之不定殘虜雖微窮獸必搏要汲汲自治以持之乘釁一動收功萬全臣昨乘障五年力持守禦一說始終不變毀言日至不遑恤也有爲進取之舉者臣知其必不利又有爲議和之說者臣亦斷以爲不可行既而竟如所料今虜退三閱月朝廷幸目前之暫安寢不經意邊臣日上平安之報而不言禦備之方正恐不待秋高邊塵已聳必有潰裂四出之患乞行下江淮制置司安撫司軍帥邊守凡有城壁去處各仰開具逐處見管官軍若干民兵若干屯駐大軍若干椿積米麥草料若干城池關隘有無踈畧合作如何葺理戰守器具有

無缺少合作如何措置軍儲馬料柴草之類有無
匱乏合作如何辦集遇風塵之警若為捍禦若為
應援若為制勝各從實具申樞密院詳酌施行山
東忠義仰節制司開其實管人數若干已收剌若
干揀退若干見安頓於何地統御以何人今欲分
作幾屯防秋在即寨宇卒未成就合作如何料理
今欲立為幾軍其制領正副將以下合作如何區
處逐一條具申上其間有合商確事件庶幾豫為
之畫毋致臨期誤事奏

時論謂直言為好名公奏人才國之元氣進退消

長之機乃治亂安危之候涵養元氣而壽其脉有
國者所當加意而人才之消長由士氣之屈伸士
氣之屈伸由言路之通塞彼其不敢昌言於公朝
而隱憂於私室不敢明告於君父之前而竊議於朋
交之間非盛世所宜有也奏

公奏對間一日上問鄉里有何人才公薦吳純臣
有監司之才遂除廣西憲溫若春宜清要之任遂
除秘書郎後皆稱職

為講官時說漢書二節是前人無此發明一云漢
文帝君臣不學即位初元首以獄刑錢穀問周勃

勃謝不知問平平舉大體以對惜乎文帝不學不能舉周事以詰平周以冢宰通三年而制國用以八法而平邦國非留意獄刑錢穀乎以此詰平知其無以藉口矣二云周亞夫鞅鞅非少主臣此是亞夫強項氣習細柳之屯去中都不遠閉營門以拒天子謂之警不虞則可而尊君之禮則未至也景帝忌刻宜其不能容孔子論為臣則曰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亞夫不學毋怪乎恭敬之事未之有聞

曾就
關錄

嘉定十三年四月出帥成都是時二虜交攻往來

寇蜀益都謀帥難其人故有是命公奏天下之事須要中外相應大小相維而後有濟蓋中外當如一家貧富休戚實同其責而勢不可不相屬大小當如一體疾痛痒疴皆切於身而情不可不相孚臣螻蟻無援孤立萬里外設或中外勢不相屬大小情不相孚以致誤事一身獲戾何足深計而事體關係利害非輕內引復奏實邊而後可以安邊富國而後可以強國竊聞軍興以來帑庾告竭設若有警搏手無策而後有請于朝恐無及矣臣區區此行職所當為義有可為誓當糜捐以圖報稱

不敢為身計至於廣科撥以寬民力厚儲積以壯
邊聲陛下當為蜀計上嘉納之奏

十四年十一月宣撫使安公丙薨宣司奉印來歸
軍民屬望公權宜納之以安反側亟聞于朝繼得
旨權宣撫職事十二月除四川路安撫制置使先
是有日者在大慈寺見公語幕客平齋洪公曰帥
嶺南古佛西蜀福星也至節前後當度劔時宣聞
猶無恙已而如其言

公嘗題劔閣云萬里雲間戍立馬劔門關亂山極目
無際直北是長安人苦百年塗炭鬼哭三邊鋒鏑

天道久應還手寫留屯奏炯炯寸心丹對青燈搔
白髮漏聲殘老來勲業未就妨却一身閑梅嶺綠
陰青子蒲澗清泉白石惟我舊盟寒烽火平安夜
歸夢到家山

公每謂士大夫處同僚常因小憤而誤國家大事
由不能勝己私治客氣故帥淮時嘗奏名位相統
屬而勢不合文移相關白而情不通聲色笑貌相
周旋而意不叶事鮮有濟及之蜀亦以內外一家
大小一體為對

公任蜀閬適邊戍久不解甲總計告乏秋糴是時

主計者茫然公即下成都府撥三十萬錢引爲倡
仍牒茶馬司撥三十萬三路漕司各撥二十萬潼
川遂寧漢州各撥一十萬接濟總所急缺乘時糴買
以備來歲支遣且申朝廷將上項錢理作科降
自昔用蜀每病運漕之難蓋蜀地僻遠灘流險絕
每一綱運動歷半暮且有沉折之患成都苗頭歲
十五萬石舊及十萬即折輸以實私橐鮮有爲公
家計者公自庚辰冬到官留意軍儲並收正色二
三年間所積頗厚壬午秋省倉見管二十九萬餘
石歲支有餘遂撥十萬石優立賞格選官津運至

利沔魚關等處安頓以充朝廷椿積之數通計舊

糴三十餘萬石專備經常外不測支用

集家

公身藩翰而心王室務薦賢以報國在蜀擢拔尤
多若游侶洪咨夔魏了翁李庭芝家大酉陳韞劉
克莊李鼎程公許黎伯登李性傳王辰應王湜魏
文翁高稼丁煇家抑張裨度正王子申程德降郭
正孫蘇植黃申高泰叔李錫各以道德文學功名
表表于世隆州進士李心傳累舉不第以文行聞
于國諸經皆有論著尤精史學嘗著高宗繫年錄
號詳洽國史院取其書備檢討又纂集隆興乾道

淳熙典章及著泰定錄等書以白衣召入史館亦

公特薦

集

公在蜀省費薄歛公私裕如將去舉羨餘三十萬
緡歸之有司以佐邊用一無私焉代者輒乾沒虜
攻三關調度無以繼仕於蜀者鮮不爲奇玉美錦
所動公至官爭以爲饋悉卻之去之日至蜀口四
路制領舉所嘗卻者以獻有加焉俗謂之大送公
卻愈力

公至成都時安公丙以執政任宣聞夏人書來約
夾攻公聞之亟致書安公曰自金虜棄燕山東兩
河勢如破竹滅亡可待異時震鄰之患大有可憂
金人不顧死亡南窺淮漢宜及此時招納豪傑選
將練兵脩固堡障以待蜀連年被兵士氣未振豈
宜輕舉彼區區西夏衰微益甚何足爲吾之掎角
萬一失利虧損國威公必悔之其年師出攻秦鞏
二州不克夏人先退大將王任信以逗撓伏誅果
如公言安公深相敬服又關外四州蜀之扞蔽中
興二吳百戰死守和尚原仙人犬散關之地公權
宣撫兼制置申明賞罰措置有方首擊尾應敵不
敢犯及丐閑史相以其黨鄭損代至議棄四州地

於是劔門之險與虜共矣累朝所有激賞庫金席
卷以遺權貴鄭雖以此得罪國家首蜀尾淮上流
失勢漸不可支蜀士夫流離出峽言之必流涕或
云禁中時時撫髀興嘆其後命余玠經復迄無成
功惜哉鑪陵江中

理宗登極以湖南帥召不起繼召以江西帥又不
起端平初又除吏部尚書亦不起力請休致乙未
二月循梅戍軍會忠等回由惠城倡亂徑擣廣州
主將熊喬脫歸告變庾使黃歲等以一郡生靈係
命於公請登陴撫諭公爲惻然亟偕往語其故叛

卒一見羅拜城下以賊平久不得撤戍爲對公遂
召秘者李公昂英節推楊公汪中總城諭賊曉以
逆順許之自新賊始引去公授諸臺嚴爲備禦檄
摧鋒統制毗富道會諸戍將追擊之集家

叛卒初抵城薄北門摧鋒本寨繞一壁隔人心憂
危懼生內變公與庾使黃公議開府庫大犒諸軍
令熊喬回本寨鎮壓密護北門區處有方關防甚
備時軍氣頗驕大肆剽掠擇其尤無良者誅之於
是帖息民恃亡恐集家

變聞于朝三月除公廣帥始賊自廣遁去趨肇慶

郡境招納亡命從者響應勢益張入據府城官軍進擊賊棄城潛遁去盤礴四會懷集間郡邑洵洵公不敢辭即家治事

集家

賊自懷集迤邐入封州境山徑險峻不可追擊公亟與憲使彭公鉉遣將調兵四面圍襲氣勢翕合賊屢戰北窮蹙來歸公以徒分隸諸軍悉殲之隸寇平即力辭閩事所得廣帥月廩錢一萬一千餘緡米二千八百餘石悉歸于官一無所受

集家

端平二年閏七月拜叅知政事五辭

此

曰臣之

事君死生唯命此古今不易之大義也避事者或

偷惰以自便沽名者或矯激以爲高方命之誅皆所不貸至如年齡已邁疾疴已深任重力綿不容勉強則情可憫罪可寬也伏念臣忠恪一心拳拳體國頃年筋力未衰東淮西蜀萬里奔馳才雖不逮而力可往未始辭難至於駑力既窮不堪鞭策雖長沙南昌分閫之寄相去非遙亦不能往跼伏里居十有二年矣陛下垂憐舊物未忍棄捐擢之政途急於畷任何物衰遲誤蒙簡知如此趣行有命但切震驚寔是氣體支離不能拜跪何以趨進班行久病喪心施爲顛倒何以應酬事機况駸駸

八十歲之陳人爲迢迢數千里之遠後能免顛仆於道路乎茲累疏連章之有請而真情實意之未孚目斷天高辭窮莫措惟俛首窮閭凜凜俟譴而已夫以一介螻蟻之微敢於屢犯雷霆之威豈得已哉伏望聖慈念臣衰殘俾遂乞骸之願以保全其末路則洪造曲成之恩大矣端平三年十一月拜右相與左相李宗勉並命喬行簡爲平章三奉詔書四承御劄中使關彬鄒成玉淵銜命趣行往復再三宣賜路費金三百兩曲示優崇延竚之意復命廣帥彭公鉉以禮勸勉就道又以郡人李公鼎

英嘗從公游輟自班行界之便郡專往諭志公控

辭至十三疏竟不爲動

集

上既知公必不可強乃下御劄乞言公疏數千言

大畧曰國家聖聖相承惟用人聽言爲立國之本

自任則用人不廣自是則聽言不專而用人聽言

之本又皆歸之清心寡欲其論用人則以德勝才

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以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

薦其論聽言則乞以和議之實意備邊之大畧衆

議而公行之毋事獨斷又謂內臣不可令採訪外

事及問群臣能否以開干預之門

奏

公自謝事還里所得祠祿衣賜悉辭不受客有問者公荅曰仕而食祿猶懼素餐今既佚我以老而貪君之賜可乎聞者嘆服

公自中年喪偶不再娶官至貴顯不蓄聲妓買宅一區未嘗增飾園池臺榭亦未嘗增置產業便坐左右畫書無玩好書室所養白宦鷄一雙而已其恬淡無欲蓋由天性非矯也

公嘗刪改處士劉臯語命其客吳中隸書為座右銘云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時臨江蕭大山客

門下八分書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去聖繼

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以心何對公喜之

曾就開錄

宰臣恩例不妄予人其時嘗為外甥求之公曰官之賢否係民休戚非可私相為賜竟靳不予

家法清嚴親故倚勢妄作必見斥絕終身不齒鄉間德之官秘監時嘗遺其弟書曰須是閉門守常不得干預外事昨來面對拳拳愛君憂國之誠只得直言時事廟堂大不樂後來又因兩淮分置制帥復入文字力爭以為非便相忤益深大抵官職易得名節難全及茲末路政要結果分明有如翔翔

蓬萊道山之上平生夢寐所不到尚復何求若得
脫去倘徉歸隱以終天年此莫大之幸屢次丐祠
尚未得請縱有譴責不遑恤也真老近來習字何
如且要養他氣質使一言一動不得輕妄仍不得
以姑息待之公喜獎掖後進然愛人以德不可干
以私鄉邑呂公仁孫初第之官求先容公正色曰
入仕之始當以職業自見不患人不已知後聞其
居官清謹密薦之當路陞狀及格莫知從來文溪
先生擢魁甲馳書謝公荅曰士以得時而爲難名
者造物之所惜山川清淑之氣蘊蓄幾百年鍾此
間出之奇况年不可及自守其堅即其中之所有
自此而克之遠到未易量也比聞春風得意之初
聲光不露盛名之下謙以將之夫所養厚則所受
必大區區替喜正爲是也初筮不必擇官擇地榮
進素定茲爲發軔之初
公之子字叔似性寬厚納婦有苗田六百石爲資
奩公命歸之垂歿戒用緇黃子姪俱戒無出仕識
慮高遠非世俗所及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二終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三

言行錄下

嘉熙三年己亥仲冬以疾薨遺表言事有萬變而
隱乎微人唯一心而攻者衆出而大小忠良之臣
箴規之日少入而左右佞倖之徒承順之時多倘
戒謹之志稍衰則清明之躬易怠蓋天下以身而
爲本惟聖人以禮而自防毋不敬則內敬常存思
無邪則外邪難入大書特書用以自警安行勉行
久而有功事天則求其對越無愧之心報親則思
其付托不輕之意登延碩彥以輔成王德惠養黎

元以培固邦基經筵不徒親攷歷代興衰之故而
爲之監戒言路不徒廣求庶政缺失之因而急於
變更責已可以弭天災正家可以厚風俗握君子
小人消長之機而辨之在早審中國外夷盛衰之
勢而防於未然宗廟齋莊之時洋乎如鬼神之在
其上宮庭燕款之際肅然如師傅之在其傍故九
興居食息之間無非恐懼脩省之地此則檢身之
要者在乎恪意以行之上以綿萬年基業之傳下
以均四海生靈之福

公榜燕居以菊坡題曰韓魏公云保初節易保晚
節難余嘉定辛巳建制閩于益昌愛公寒花晚節
之句築菊坡以自適今告老歸里復以名其居後
文溪李公侍講經筵理宗思公風節嘉嘆久之大
書菊坡二字賜其家公自筮仕如素宦卷舒無可
議謹難進易退之禮則舍內除而貳遠郡舍禮書
而返故廬盡急病攘夷之義則弃秘省而赴閩叅
棄政府而就鄉部明惡盈好謙之理則掉頭制閩
不待躡足之疑閉目相印不至墜淵之辱故能四
十七年未嘗一玷彈墨晚節尤光明俊偉隨如先
生劉公鎮挽之曰始終無玷缺出處最光明

張忠定公再治蜀去之後十年薨人思之繪像祠于城都三井觀仙遊閣又四十九年而趙清獻公亦再治蜀人思之如忠定清獻沒百三十有六年待制崔公始來郡寓文節公劉先祖謂公勁峻佶忠定廉約似清獻立朝議論愛君子惡小人又與昔賢同宜以配之乃書趙崔二公並祠焉各為之讚曰今代崔公二老奇操立朝抗論寒寒謬謬天產遐遠扶世卑弱蜀力億甚忍復殘割公來護之赤子是活宜以公像寘仙遊閣成都三賢閣記公第在廣城墓在增邑西五十里從考妣也故文

溪挽公詩曰死孝傍先君州縣舊有祠堂每歲長官率僚屬遇次丁致祭後陳公龍復宰增邑謂張文獻公唐相也曲江至今歲有墓祭邑不可缺典乃專介往會祭儀定以每歲菊節縣率僚屬祭墓下以公愛菊也仍撥田隸菊坡舊居朔堂長奉祠二職掌之歲收墓祭費

崔清獻公行狀

門人李昂英

崔與之字正子增城人家貧力學自奮先廣士有當試成均者率憚遠不行公毅然勇往既中選朝夕肄業足跡未嘗至廛市禮部奏名廷策極言宮

關皆人所難言擢乙科廣人由胄監取第者自公
始歷潯州司法淮西檢法官皆有守法持正之譽
改秩宰建昌新城素號難治公始至歲適大歉民
有強發廩者公折其手足以徇因請自劾守大異
之開禧用兵軍需苛急公悉以縣帑收市一毫不
取於民和糴令下公依時直躬自交受令民自槩
不擾而辦為諸邑最趙漕使希澤令諸邑視以為
法且特薦于朝他司相繼論薦時相欲留中公不
就通判邕州薦者咸以為訝勉公不可諸公申其
請有旨與在內陞擢差遣公抗章控避乞俟滿而

灘瀨險遠艱於漕運立運米常格奏行之自是兵
皆足食蜀賴以全五年丐歸除禮部尚書公輕舟
出峽徑歸五羊旬是不復出矣築室所居之西偏
扁菊坡刻韓魏公老圃秋容淡寒花晚節香之句
於門塾蓋雅志也公之門無雜賓連帥部使者時
候其門歲僅一再見未嘗一問外事端平乙未二
月推鋒叛兵自惠陽攘衆扣州城郡守曾治鳳宵
遁官吏群造里第請公登城公有與至開諭禍福
又遣門人李昂英楊江中縋城親諭之其徒俯伏
聽令咸欲釋甲以歸而倡謀者以嘗害博羅令懼

不允相率遁去入據古端州以自固俄有旨依舊
端明殿學士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公即家
治事區處條畫揣摩調度洞中事機召兵四集賊
一戰不支聚其衆於苦竹嶺窮蹙乞降公命分隸
降卒於諸軍而戮其桀黠者俄拜叅知政事八辭
不受踰年拜右丞相上遣中使促召命守帥彭鉉
勸請又命郎官李昉英銜命而至遜辭凡十三疏
上知公志不可回詔即家條上時政公手疏數萬
言上皆欣納家藏御劄七通有文集十卷其文明
白謹嚴家大酉書其端曰東海北海天下老亦存

盜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
公善知人生平薦引惟游侶洪咨夔林畧魏了翁
李性傳程公許後皆爲公輔一作顯官公嘗度劍閣留
題詞云滿瀾清泉白石怪我舊盟寒里人采其語
立公生祠於其地及薨贈太師謚清獻初公持節
廣右見於施行者維揚倅高惟肖銀梓曰崔公嶺
海便民榜朱崖之人又編次其罷行擾民之政曰
崔公海上澄清錄在蜀時蜀人繪公像於仙遊閣
與張忠定諫趙清獻并祠號爲三賢淳祐甲辰
廣帥方大琮祠公與張文獻九齡于郡庠號曰二

獻

宋史列傳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日不為宰相則為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與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紹熙四年舉進士廣之士繇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授潯州司法叅軍常平倉久弗葺慮兩壞米撤居解瓦覆之郡守欲移充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敬服更薦之調淮西提刑司檢法官民有窘於豪民逋負毆死其子誣之者其長欲流之與之曰小民計出倉猝忍使一家轉徙乎况故殺子孫罪止徒卒從之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彊發民廩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為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吏告月解不食曰寧罷去和糴令下與之獨以時西糴令民自糴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閱漕司檄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闔郡以寧擢發遣賓州軍州事郡政清簡尋特授廣西提點刑獄徧歷所部至浮海巡朱崖秋毫無擾州縣而停車裁決獎廉劾

貪風采凜然。產地產苦。蓋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織爲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棄稚遺老。民尤苦之。與之皆爲榜免。其他利病罷行甚衆。瓊之人次其事爲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迺疏爲十事申諭。而痛懲之。高慎肖嘗刻之。號嶺海便民榜。廣右僻縣多右選。攝事者類多貪黷。與之請援廣東循梅諸邑減舉員賞格以勸。選人熙寧免役之法。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行未果。以語頗戾。戾守瓊遂行之。召爲金部。

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
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
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
民米麥已盡輸蕪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
逐勢必不能久駐况東海連水已為我有山東歸
順之徒已為我用一旦議和則連海二邑若為區
處山東諸酋若為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
之自劉璋敗亟脩守戰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
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
淮帥臣互相為援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

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
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閫俯瞰兩
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
事稟命朝廷必稽緩誤事矣議遂寢召爲秘書少
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
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
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
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并秘書監兼太子
侍講權工部侍郎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黷貨爲
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爲
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即帖然時
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
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開誠布公兼
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軍政不立
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大
才之兵屢劔昌祖不救遂棄阜郊吳政屯鳳州張
威屯西和金人自白還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
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
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
立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

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
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
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
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
國之好宜歛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初
金人既弊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
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棫等扣洋
州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
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既復鏤榜邊關開諭
招納金人謀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

固志以至於亡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
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
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
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爲金人
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大
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
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
間探者賞使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總計告匱
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慮關外
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

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知名士若家大酉游似李性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薦達之其有名浮於實用過其才者亦歷歷以爲言馮帥趙彥呐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他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既受代金諜知之大入與之再爲臨邊金人乃退召爲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理宗即位授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辭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遷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又辭授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端平初帝既親政召爲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授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亦辭俄授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泊幕屬甘心焉與之家居

有與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其
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
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聞命亟拜即家治
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
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祭黜不悛者戮之其餘
分隸諸州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叅知政事拜右丞
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
用舍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
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
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

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
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
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
成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
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
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
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
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
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
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

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
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
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
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
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
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
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
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
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而言一鳴輒斥
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

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變故層出盜賊跳梁雷雹
震驚星辰垂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
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
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寅緣者孰不
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
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
訪外事及問以群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
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
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

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領鄉郡不受廩祿之入凡奉餘皆以均親黨薨時年八十有二遺戒不得作佛事累封至南海郡公謚清獻

論曰唐張九齡姜公輔宋余靖皆出於嶺嶠之南而為名世公卿造物者曷嘗擇地而生賢哉先王立賢無方蓋為是也番禹崔與之晚出屹然大臣之風卒與三子者方駕齊驅洪咨夔許奕直道正言於理宗在位之日陳居仁見稱循吏親結主知劉漢弼抱忠以死哀哉

續通鑑綱目附節要陳子經一作編元至蘇州路教授

寧宗嘉定十四年金興定五年四川宣撫使安丙卒詔

以崔與之為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丙在四川以

甚著朝廷賴之及卒詔與之盡護四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立

嘉定十七年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春三月召崔與

之為禮部尚書以鄭損為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

拜與之治蜀將士輯睦府藏充實至

理宗寶慶三年金正大年鄭損棄三關逃歸與之

彌遠以其黨鄭損代至即議棄四州地金人入與之再臨邊金人乃退○出續綱目及本傳

紹定四年金正大年蒙古破蜀諸郡四川制置使桂

辛巳

甲申

丁亥

辛卯

如淵遂歸以李臺為四川制置使趙彥呐為副使

知興化府初彥呐治西河五年甚得軍民之心安

必誤國事不可付以邊端平二年召崔與之叅知政事不至與之自成都

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推鋒軍士

即家治事帝注想彌劫召叅大政與之力辭帝乃

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材之當用

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

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

高而忠實存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于此帝

嘉納之召命蓋力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

端平三年九月召崔與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復

辭不至

嘉熙二年詔與之提舉洞霄宮與之未嘗造朝帝

始得奉祠任便嘉熙三年十二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崔與之卒

居任○出節要

與之未嘗造朝帝虛位待之致仕喻年而卒與之

晚出番禺吃然有大臣風與張九齊名異代贈

少師封南海

即公謚清獻

未乙

申丙

戌戊

亥己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三終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四

奏劄一

第三次辭免秘書少監

嘉定十二年

朝散郎新除秘書少監崔某狀昨準恩命除秘書少監控辭不獲祇命而行途中偶觸風寒宿疾大作輒上丐祠之請伏準省劄備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前來供職舟行聞命臨深益危伏念某碌碌州縣庸材耳低飛逐食若將終身頃自朝廷更化之初開明公道收拾滯材凡抱寸長皆得自見某誤蒙蒐獵猥避驅馳方擁州麾便持憲節

入登即省出領帥藩引之深淵之中置之層霄之上偏方寒士遭遇明時前此所未有也惟是乘邊滋久用力徒勤計治罔功黜幽有典忽拜清除之目晉陪中秘之游雖公朝以其病而優之豈庸流所敢夢而到此蓋名者造物之所甚惜得之非據鬼神害盈疾相陵視昔尤甚帝鄉在望引足千鈞歸心動搖萬想俱息亟上祈閑之請泝江而西舟行以風爲程望日溟邈繼承明命復闕俞音仰窺寬大之仁未有棄捐之意停擢江滸越越其行感厚恩勉強而欲前策病骨虺隤而莫進不免披露忱款籲天哀鳴期得請而後已其非不知瀆尊有罪方命有誅輒以螻蟻之賤疊犯雷霆之威茲豈得已欲望朝廷察此孤危之懼檢照前申特賜敷奏畀以真祠庶幾歲月之小休實獲乾坤之大造他時應有繁難委使誓當一死以報萬分除已扶病迤邐取道江西度嶺而歸聽候從欲之命疊冒威嚴罪不容貸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仍疾速前來供職

辭免兼國史檢討官

嘉定十年

朝散郎新除秘書少監崔某狀三上丐祠之請奉

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仍疾速前來供職續準省
劄備奉聖旨李大東兼詳定勅令官崔與之兼國
史院編脩官兼實錄院檢討官恩出殊常驚心汗
背某竊惟君命至重出必惟行臣之事君生死惟
命此古今不易之大義也避事者或欺僞以自便
要譽者或矯激以爲高方命之誅誠不容貸至如
抱病已甚陳力莫勝進無益於絲毫退尚沾於升
斗則情可憫罪可寬也伏念某奔走萬里辛苦一
生適值明時猥玷清選顧惟群玉之府世之耆儒
碩學遙武其間者能幾人推然不文躡有此幸非
特一身之寵抑爲五嶺之光自非衰疾出於大不
獲已何至棄榮而取辱捨貴顯而就困窮真功之
情昭然可見所以喋喋控陳廩廩俟譴不謂俞音
竟闕異數邈來擢貳道山辭至三而未獲贖員史
局俾共二以奚堪蝨負益危鵲梁有媿蓋求去而
得進與辭少而受多於義皆不安進退愈難如臨
淵谷某自度纖冗不敢更瀆威嚴仰煩誅斥除已
恭稟屢降供職指揮一面扶僊起發前去庶見衰
殘之狀乞加審察之公所有續降兼職恩命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渙庶安愚分奉聖旨不允

仍疾速前來供職

辭免秘書少監乞赴宣幕

嘉定十年

朝散郎新除秘書少監兼國史院編脩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崔某狀昨已分闌終更召擢自顧衰病有玷恩榮請祠至三已決歸計天高聽邈未賜矜從君命有嚴豈敢違戾只得遵稟回棹而前舟次池口忽親本州進奏官報狀某蒙江淮宣撫使辟充參謀官雖曰未有被受然已報行今欲遵照屢降指揮徑詣闕庭緣上件辟命已有所聞若冒然而前即是辭勞而就逸避煩使而觀清游於心實不惶安蓋緣除命在前辟命在後只合申審乞免造朝徑自赴幕又恐伺候回降必是遲延今來殘虜寇邊義當體國豈容踟躕其行雖風雨未霽今已一面順流東下徑趨京口聽候指揮遵守施行準省劄勘會已降指揮同知樞密院事曾某已除叅知政事劄付新除秘書少監遵依元降指揮疾速前來供職仍具知稟起發狀申樞密院尚書省

秘書少監乞補外

嘉定十年

朝請郎秘書少監崔某狀昨者又成罔功僥倖善

罷自知無用於世決意南歸三請弗從幡然祇命
庶見凋殘之狀必蒙矜憫之私敢圖誤恩俾塵清
綴叨榮踰分福謝災生頭風之疾已深時復眩絕
每遇朝參月分常有顛沛之虞妄意欲求南中一
郡以爲歸計自顧衰謝無能固不足以任劇若爲
朝廷牧養細民或可勉強爲之伏念某守邊五年
服勤萬狀及茲末路困悴自憐南州事簡民淳得
少休息是亦閔勞均逸之意欲望朝廷特賜敷奏
畀以南中家便州郡差遣用榮其歸實出天地生
全大賜奉聖旨不允

辭免除秘書監

嘉祐十

朝請卽試秘書少監崔某狀伏準省劄奉聖旨崔
與之除秘書監程倬除秘書少監內有兼職人依
舊某自天聞命無地措身伏念某孤立疇依冥行
自信少負桑蓬之志徒有壯懷晚為稻粱之謀寧
無媿色茲解雲中之戍忽塵天上之班恩重難酬
器盈易覆俗眼方窺於藏室孱軀已入於病坊求
小壘以便私屨布田中之款晉大蓬而增寵返登
最上之顛在儒生可謂至榮豈陳人所宜冒處而
况一身如寄百恙相陵儻貪恋於目前必狼狽於

日後伏望朝廷檢照累申事理特賜敷奏改畀家
便州郡差遣以保全其末路實出大造生成之賜
所有省劄未敢祇拜奉聖旨不允

再辭免除秘書監

嘉定十
二年

朝請即試秘書少監崔某狀昨具辭免秘書監除
命伏準省劄奉聖旨不允某恭承訓飭倍切凌兢
自度纖微安敢煩瀆而理有未安情有未孚不允
冒昧控陳竊惟漢以蓬山萃四方之名流唐以瀛
州極一時之妙選當世以為盛事後人又為羨談
逮我國朝尤重茲選自非邃學異才清脩雅望豈

容濫廁其間是以人才輩出前後相望實為他時
峻用之儲某昨被殊恩俾塵少列辭避弗獲循省
自危猶曰管領英游有長在焉今大蓬之席既虛
宜得鴻碩之彥為斯文重豈伊庸陋有此僥踰清
朝以其病而優之諸儒問何來而至此得之非據
凜不自勝儻或冒居祇自速戾亦緣某分量盈滿
衰病侵陵所患頭風已成不治之疾日來又苦脾
泄醫療月餘尚未平愈飲食全減肌肉頓銷日夕
懷歸但作首丘之想而已輒犯嚴誅洵伸危懇欲
望朝廷閱其凋瘵之狀察其真切之情檢照前申

特賜敷奏曲從巧外之請以全其末路則生成之
賜大矣所有省劄未敢祇拜奉聖旨依已降指揮
不允

辭免除兼太子侍講

嘉定十年

朝請即試秘書監崔某狀伏準省劄備奉聖旨崔
與之兼太子侍講聞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三代
仁而且久皆由教法之明一時賢而有才方預儲
僚之選治平中如陳薦孫固尚不符於衆望紹興
間惟范冲朱震斯可副於眷懷顧如勸講之員尤
爲進德之助伏念某性次其愚陋學術荒疎西崑亦

媿於首登東禁又叨於末屬曾無一之足取俾其
二以奚堪况秉德溫文已著星輝之象而執經啓
迪要宏日就之功靖惟何人冒居此職儻或垂於
辭受恐難免於曠厥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
渙改畀名流庶允穆於師言以少安於愚分所有
恩命未敢祇拜奉聖旨不允

辭免除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

修撰

嘉定十年

朝請即試秘書監兼太子侍講崔某狀伏準省劄
奉聖旨宣繒除吏部侍郎余應符除給事中崔與

之除工部侍郎並日下供職續奉聖旨崔與之陞
兼同脩國史兼實錄院同脩撰陟道山之長除墨
尚新貳起部之卿絲綸復下叨榮踰分履薄驚心
竊惟冬官事簡而職清天子眷隆而選重五材是
飭不徒技巧工匠之咸精九門旣通要在獻納論
思而有益茲爲顯擢宜得名流伏念某奮自遐方
策然孤進寸長無取不過碌碌州縣之才多病相
乘但作栩栩田園之夢不圖末路有玷清班誤恩
深媿於便藩投老力求於閑散忽晉大蓬之峻復
從少海之游陞亞藝官俾聯法從曾未數旬之頃

疊此三命之榮念時事方殷惟備械脩車以爲急
務而帝簡有在豈簪筆持橐以爲羨觀况史才自
古爲難雖宿學有詞莫措茲聖經方襲六以爲七
非陋儒可共二而兼三反覆以思凌兢而懼欲望
朝廷敷奏收回成命改畀時髦俾得遂於歸心庶
少安于愚分所有恩命未敢祇拜奉聖旨不允

辭免除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

嘉定十三年

朝請卽權尚書工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兼實錄院
同修撰崔與之奏伏準省劄奉聖旨崔與之除煥

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填見闕臣聞命自天驚心汗背伏念臣碌碌州縣庸才爾奔走四方未嘗擇地以勤掩拙實陪其勞致蒲柳之易凋桑榆之浸晚加以多病日就衰殘丐閑便私欲全晚節不謂非常之寵濫及無聞之人起部陞班禁塗接武平時敢作此夢耶方此凌兢莫知所措益部謀帥弄印久之復俾庸虛濫膺其選以清廟候對之職光賁其行誤恩便藩實爲異數力綿任重殆將壓焉蜀居江漢上游而成都實爲根本重地必碩德雅望而後可以鎮服人心必遠識長材而

後可以應酬事變壹道蕃宣之寄全在得人承平無事猶重所選厥今邊聲未寂時事方殷其可嘗試之乎况天下之事要須中外相應大小相維而後有濟蓋中外當如一家貧富休戚實同其責而勢不可不相屬也大小當如一體疾痛癢皆切於身而情不可不相孚也臣一介竊過蒙獎拔東西惟命其敢辭難義所當爲死且弗顧但恐蟬蟻無援孤立于萬里外設或中外勢不相屬大小情不相孚或致誤事一身獲戾何足深計而事體閼繫利害非輕儻辭避之或稽必顛濟之立見

欲望聖慈察其真實之悃收回成渙改界長才俾
臣退奉真祠獲全末路實出洪造生全之大賜奉
聖旨不允

辭免除四川制置使

嘉定十年

朝請即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暫權
四川宣撫司職事崔與之狀奏臣猥以衰遲誤蒙
簡拔俾專益郡牧民之寄龜勉服役一載而羸力
鈍事叢絲髮無補方當旦夕上新開之請適宣聞
虛次以印來歸不克從權收管以安人心以俟朝
命繼准聖旨指揮令臣暫權宣府職事君門萬里
控避無從緣時暫攝職不敢煩褻有請茲承誤恩
畀以制垣之重寄加之延閣之隆名揣分非宜捫
膺自懼厥今時事孔棘邊聲未寧剜肉成瘡有根
本先撥之慮張願待哺有樵蘇後爨之憂况二虜
之相持正三邊之交急勢成危證命繫良醫豈繫
不根之蹤可任于蕃之責欲望聖慈俯憐真悃收
回成渙改界名流俾臣仍舊時暫權宣撫司職事
聽候差除正官施行庶幾仰寬顧憂下安愚分所
有恩命未敢祇拜奉聖旨不允

四川制置乞祠

嘉定十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
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軍府崔與之狀奏臣嶺
海寒士遭值昌明更化十有六年之間擢從冗散
躡升禁塗恩數便蕃眷簡隆厚銘膚鏤骨誓效糜
捐昨自被命入蜀誰不以上下和衷爲難臣亦以
爲難而義不容辭也再命護蜀誰不以表裏壞證
爲憂臣亦已爲憂而義不容辭也君命有嚴冒茲
遠役三邊責重四路事繁自顧衰遲了無能解惟
有一誠體國恃天而行外而二三蚌鷁之相持上
賴國威邊聲稍息內而十萬貔貅之待哺仰憑天

意歲事荐登而况聖度寬洪有求斯答廟謨堅定
可守而行覆燾所加譴詞未及方圖末路益勵初
心緣臣蒲柳之姿一生勞苦老而易衰福過災生
百病交作近來頭風發動甚於常時呻吟叫號痛
刺如破加以心忡健忘肌肉盡銷殘息如絲旦暮
人耳臣非不知委身報國臣子職分而邊關重寄
安危所關萬里奔馳四生勞勩綿力窮而不可強
幸事多而不可常况抱病已深恐誤國事伏望聖
慈憐其久戍察其危衷亟選長材來爲臣代賦臣
祠廩俾待終於衡茅實出天地始終生全之賜奉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辭免召赴行在

嘉定十年六月

六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崔與之召赴行在其
四川安撫制置命鄒孟卿時暫權續申鄒孟卿致
仕奉聖旨崔與之候有四川制置使正官到日起
發赴行在奉聖旨鄭損除寶謨閣待制四川制置
使兼知成都府填見闕崔與之候正官到日起發
赴行在自天聞命無地容身伏念臣老矣一行淒
其萬狀惟知盡瘁不敢辭勞方泝峽建西州之牙
復度劔守北門之鑰風霜刮面歲月壓頭以衰朽

垂盡之年得殘廢不治之疾老而懷土窮則呼天
飛章正閑蒙恩賜召朝廷未有棄捐舊物之意臣
子豈無貪戀明時之心百恙相陵一衰不貸頭欲
破而掣痛不已心如啄而健忘尤深氣體支又離精
神昏憤年事既去世念已灰亟尋清都香火之緣
敢作禁街鍾鼓之夢惟求趣代早遂生還伏望聖
慈憫臣久勞憐臣久病鑒此由衷之請俾之奉祠
而歸春水未漲而出瞿塘天氣未炎而入庾嶺庶
幾末路可畢餘生悉出天地始終生全之大賜奉
聖旨降詔不允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四終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五

奏劄二

辭免禮部尚書

嘉定七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
路安撫制置兼知成都軍府崔與之狀奏臣昨準
省劄坐奉聖旨崔與之召赴行在尋具辭免伏蒙
降詔不允臣再具奏間續准御前金字牌遞到御
寶封劄子奉聖旨崔與之除權禮部尚書候正官
到日交割前來供職臣聞命自天措身無地竊惟
舜命秩宗以典三禮蓋取僉言周建春官以訃萬

民最號清選允屬亨嘉之運必嚴禮樂之司雖曰
攝承詎容輕受伏念臣丹心體國白首戍邊捫參
井以西馳老懷猶壯指褒斜而北戍綿力易疲屢
引病以丐閑忽蒙恩而賜召方堅控避遽玷褒除
鈞天九奏之音夢寐不到文昌六星之象心目還
驚况無橫草之勞復有採薪之疾奄奄殘息凜凜
危衷伏望聖慈憐臣桑榆之景無多察臣樗櫟之
才焉用收還成命改賦真祠俾首丘得遂於初心
庶末路可全於晚節所有恩命未敢祇受奉聖旨
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仍疾速前來供職

再辭免禮部尚書

嘉慶十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
某狀昨辭免除權禮部尚書乞改畀祠祿繼準省
劉脩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仍令疾速前來
供職聞命自天凌兢失措某旣衰且病力丐真祠
宜黜而升忽叨顯擢顧六官於禮爲重而八座非
賢莫居被寵踰涯捫膺增惕異辭雖切俞命未頒
區區血誠不克再有控請伏念某孤陋寒儒起身
荒左遭逢盛際猥被使令恩重感深期於報稱南
抗海表東涉淮壩西北戍於蜀口苟可勉強未嘗

輒辭屬以桑榆浸晚蒲柳易凋宿恙日深百骸柴
立去夏一病死而復生雖殘息僅存已成沉痾歸
田有請急於投閑天閱其勞獲釋重荷一旦生出
三峽已爲過幸常伯清選臺所不到今若扶僮食
榮必顛仆於道路伏望朝廷察其危迫之情特賜
敷奏賦以祠廩俾待盡于衡茅實出始終生全之
大賜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疾速
前來供職

第三次辭免除禮部尚書

嘉定十
七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

某護蜀罔功僥倖滿替伏準恩命除禮部尚書尋
具辭免丐祠而歸續準降詔不允六月初至岳州
再具辭免八月半至靜江府準省劄指揮三省同
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仍疾速前
來供職聞命震惕情迫於中輒冒嚴誅瀝血控請
竊惟君命召不俟駕於禮固所當然有疾不能造
朝其情亦在所閔伏念某天予甚畜夜行不休入
而奉筆橐於清廟出則建牙幢於巨鎮公朝謂其
忠實有餘而材力不逮往往用其長而護其短曲
加容覆未底譴訶及其抱病危困又爲除代俾得

生還春官攝承更叨清近之選恩隆數異前所未聞感戴鴻私若為稱塞自當仰體勤歸之意策鈍而前實緣某自壬申歲持嶺右憲節半年行部遍歷障鄉因染風眩之疾十有三年矣病根日深遂成沉廢加以多事損心健忘尤甚怔忡自汗通夕不交睫或睡而覺神不附體恍然久之而後定此皆垂亡之證某豈不知命出惟行又瀆有罪自非衰病大不獲已其敢煩褻徒自速辜伏望朝廷念某平生勞苦之蹤末路凋殘之狀察其真切由衷之懇特為敷奏畀以祠祿實出生全之恩奉聖旨

依屢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仍疾速前來供職

第四次辭免除禮部尚書

寶慶元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某狀昨者第三次辭免權禮部尚書除命伏準省劄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仍疾速前來供職自天聞命震懾于中勢分有嚴其敢屢瀆某竊惟父母之命人子固不可違而人子有疾父母亦覆憂之仰恃鴻造生育之恩冒罪以請伏念某西陲解戍衰病相乘暮鳥急於投林繞出三峽即渡洞庭泝瀟湘取道桂林而歸萬里脩途

適值劇暑逮入五嶺秋令已深正當嵐瘴之時久
客乍歸易於衝感宿恙爲梗甚於前時自顧弱植
孤根去鄉井十有三年頽齡已邁方幸生還而卧
病不能出門戶趣行有命扶憊莫前自惟平生奔
走四方王事盡瘁惟有一誠體國至於神疲力竭
而後已未嘗輒辭况春官最爲清近之選血氣雖
衰豈無得心而奄奄垂盡之餘陳力有不容強累
具控辭出於真實不敢一語欺天肺肝吐露已盡
高而弗聞日夕懷懼欲望朝廷稔念衰蹤特爲敷
奏壘界祠祿休養病軀如或稍可支持誓當廢指
圖報不敢辭也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仍日下
前來供職具已發日申尚書省

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寶慶元年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
與之狀奏伏準省劄奉聖旨崔與之除顯謨閣直
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填見闕令所在軍州差
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
恍承誤渥深切驚心歸班之命屢辭方茲俟謹予
郡之恩繼下復爾叨榮雖大造曲成而不遺顧小

器已盈而自懼伏念臣樸忠素守艱阻備嘗惟四方奔走投老而不休故百恙侵陵乘虛而為梗五年守巴蜀自知駑力之窮六月泝瀟湘已决孤丘之計陛下嗣登大寶勉思遠圖勵精方新進德不已親近正人以新聖學招採名彥以興治功當此天日清明之初誰無風雲依乘之志况臣起身遐壤荷國厚恩先皇帝拔臣於冗散之中徑躋清近聖天子召臣於歸休之後不容控辭茲實意之上乎忽温言之下逮長沙巨屏猶付重權延閣窮班更陞華直仰見公朝未忍棄捐之意徒有末路不

堪驅策之慮緣臣暮景相催宿病尤甚秩宗事簡尚不能一望於清光連帥責叢其何以仰當於隆委自顧衰殘之狀實深顛踣之虞欲望聖慈察臣愚悃畀臣祠祿俾仰病於由里免速斃於道途儻溝壑之未填或涓埃之可報所有省劄未敢祇拜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寶慶元年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某狀昨準省劄指揮崔某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尋具辭免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

降詔聞命自天驚心汗背某投老多病屢申懇以
丐祠求退得遂復蒙恩而予郡叨榮非據履薄自
危伏念某起自炎陬蟬蟻無援清朝拔士取之踈
冗無聞之中猥玷使令寢階通顯可謂遭逢之幸
粵從西戍抱病支離息影窮閭庶便休養不徒誤
渥下賚衰蹤六卿峻除方力辭而得請九牧重任
俄寵數之還來洪私倍費於生成弱植豈勝其負
荷亟騰免牘尚闕俞音某自惟冉冉殘齡駸駸謝
事一衰已甚百病相乘名曰頭風積成竒證每一
發動與死爲謀加以心病日深形骸柴立十日所
共見也長沙據上流之雄事任甚重詎容久闕正
官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別選名流以副隆委載念
某自去春益昌解印之後將及二年衰病無能爲
役而又未能忘祿衰鳴屢矣情詞已窮併乞垂憐
畀以祠廡抑亦見聖代始終保全老臣之意奉聖
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再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寶慶二年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
某狀昨準省劄指揮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
南安撫使填見闕即具辭免準降詔不允尋再具

辭竟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某聞
命自天不勝震懼竊惟令出惟行稽留有罪亟當
遵稟其敢重違而情迫于中有不容自默者伏念
某碌碌庸才屢膺煩使鞠躬盡瘁不敢告勞淮蜀
十年技窮力屈投老多病僥倖終更歸伏衡茅庶
便醫藥公朝矜念舊物寵數狎來聞寄非輕猥叨
顯擢自惟荷國厚恩媿未有以補報頭顱至此而
猶有未忍棄捐可謂衰晚遭逢之幸仰惟初政清
明求士如渴何物冗陋首玷榮除恩重感深若爲
稱塞自應驅馳而往圖報萬分而日暮虺隤莫任

鞭策其辭竟尚未矜從惟有稟稟俟譴而已嘗
聞士大夫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方精力強盛之年
銳志事功東西惟命而不辭隨其所長皆可展布
以自見及其老也精力既衰非惟不足以任事必
至廢事且誤事也國家以忠厚之意待士大夫制
爲祠官之廩庸示優恩或老而丐歸或病而求養
或久勞而欲均休俾之少遂安閑而又不失寸祿
以保全其末路忠厚之至也區區危懼冒罪控陳
欲望朝廷察其情信其言檢會累申特賜敷奏曲
從所欲頂踵生全之恩大矣奉聖旨除寶謨閣學

士以所乞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

辭免除賢謨閣學士

寶慶二年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新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增城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崔與之狀奏伏準省劄奉聖旨除寶謨閣學士依所乞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臣均佚琳宮忽被子祠之寵陞華奎閣更叨進職之榮異數便蕃危衷震惕伏念臣受林庸下遭時盛明通籍九門入造清廂之邃分符萬里出臨巨屏之雄計治罔功黜幽有典荷公朝用其長而護其短至末路

憐其病而全其歸陟之文昌六聯之峻班繼以元戎十乘之重寄恩加頂踵感至涕洟屬初政之方新撫孤蹤而欲躍驥雖老而伏櫪尚欲加鞭鶴已病而乘軒何堪受甲自嘆桑榆之景但傾葵藿之心未酬大恩徒抱遺憾輒布投閑之悃深虞方命之誅忱辭既孚淵聽甚邇簪履不遺於舊物絲綸更侈於新除祠官得請以爲榮銘心知幸學士爲真而非據踣踏難勝儻辭受之或乖則顛隳之立見上件宮祠指揮臣除已恭稟遙謝祇受訖所有寶謨閣學士恩命未敢祇拜欲望聖慈收回誤恩

庶以愚分實出天地始終大賜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辭免除煥章閣學士

紹定元年

寶謨閣學士新除提舉南京鴻慶宮南海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崔與之狀奏伏準省劄倫奉聖旨崔與之除煥章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恭承明命震惕于中伏念臣一介寒生受資綿薄遭逢盛際猥玷使令入從出藩忝竊過分矢心自勵仰答鴻私而歲月厭頭老且病矣屈伏衡茅之下待盡為期公朝未忍棄捐

賦以無功之祿全其末路麋鹿得遂山林之性鳧鴈猶為稻粱之謀進職再祠肆頒成渙顧知真庭清適所以佚老之優自揣非才實深危懼况煥章邃閣地禁職清以待當世名彥尤非衰朽所宜冒居陛下垂憐簪崇舊臣雖不堪世用而眷遇有加跼蹐難勝凜乎維谷上件宮祠指揮臣除已恭稟遥謝祇受訖所有煥章閣學士恩命未敢祇拜欲望聖慈收回誤渥俾臣仍舊職以奉祠實為至幸奉聖旨不允

辭免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

紹定二年

煇之閣學士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崔與之狀
伏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差知隆興府亮江西
安撫使填見闕令所在軍州差撥兵級三十人津
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自天聞命無地措
躬不圖垂盡之年猥被殊常之寵伏念某起身嶺
海踈拙亡竒蚤遇眷知誤蒙器使四方于後一毫
罔功紫橐高華致身法從偏方寒士有此榮逢銘
之肺膺勉思報稱而器盈斯溢福過爲災自蜀一
病之後生意蕭然不堪世用遂決歸休之計朝廷
矜念舊物恩渥還來庸彰異數六卿近綴屢趣歸

班十連重權繼叨顯擢雖駑力莫勝於負荷而鴻
私曲費於生成寵之奎閣之隆名賦以琳宮之清
祿投老多幸天實假之惟是年事日益高病勢日
益深百念俱灰但作首丘之想某官簿之年七十
矣方畝有請求致其事以畢此生忽奉恩綸昇以
南昌分閫之寄事出非望恍然驚心仰感眷遇不
衰之意而頭顱如許來日幾何殘息如絲朝不保
夕實非驅馳王事之時鍾鳴漏盡夜行不休必顛
仆而後已凌兢失措披瀝控陳欲望察其樸實之
情其晚暮之節收回誤恩許某守本官職致仕

實以始終保全之大賜所有省劄寄留廣州軍資
庫未敢祇拜伏望朝廷更為敷奏施行奉聖旨不
允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令學士院降詔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五終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五終

